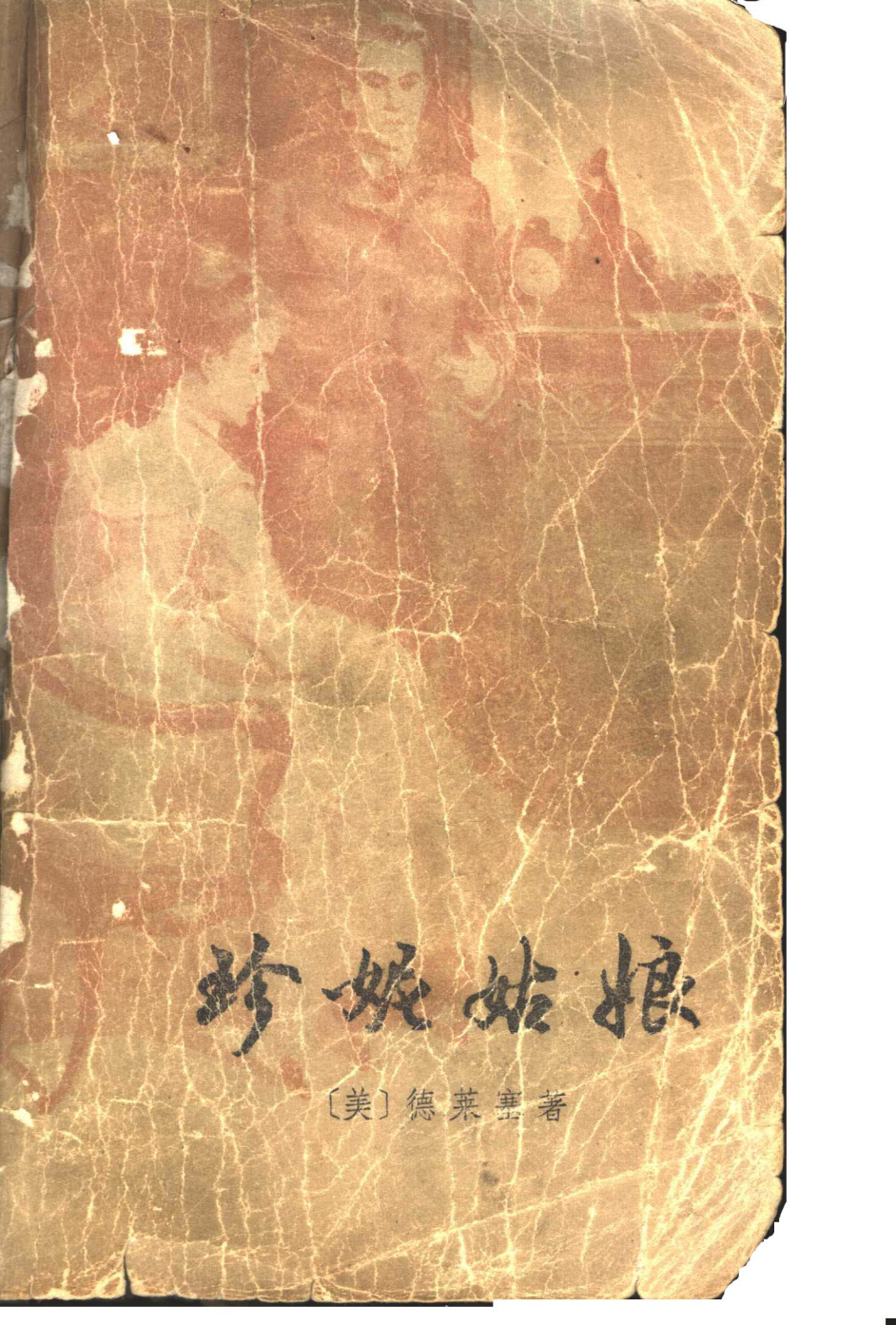




珍妮姑娘

[美] 德莱塞 著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著

傅东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根据 Constable & Co. Ltd., London 1929 年版本译出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著

傅东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07,000

1979 年 11 月新 1 版 197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00 册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124 定价：1.00 元

内 容 提 要

《珍妮姑娘》是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继《嘉莉妹妹》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要写贫苦的老工人女儿珍妮为了接济家庭生活，先是成为青年参议员白兰德的情妇，继又跟一个富商阔少雷斯脱同居，最后为了让雷斯脱能够继承遗产，自动同意断绝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

德莱塞在小说中以工人女儿珍妮的不幸命运为线索，真实动人地描写了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的悲惨生活情况，撕去了资产阶级的伪善面纱，塑造了勤劳、纯洁、爽直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珍妮这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因而被认为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小说。

关于《珍妮姑娘》

《珍妮姑娘》是西奥多·德莱塞继《嘉莉妹妹》（写于一九〇〇年）之后，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一书中揭示了美国“镀金时代”的残酷现实，这部作品使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在文学界赢得了很大声誉，另一方面也使他多年来一直受到责难和攻击。但是，德莱塞坚持认为“生活就是悲剧……我只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他“宁愿饿着肚子跑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来写几部反映真实的小说”。他就这样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年接一年，写出了他的生动有力的小说，描写被压迫的妇女，暴露巧取豪夺的美国金融家，或是分析下层中产阶级的各种惨痛的悲剧”（援引迈克尔·高尔德语）。《珍妮姑娘》就是当时德莱塞继续探讨现实、大胆揭示贫富悬殊的美国社会生活的又一部重要的作品。

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列宁在谈到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时，曾经作出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在美国大城市里以及乡村里，存在着可怕的失业和贫困的现象，人的劳动白白地被掠夺；另一方面，亿万富翁即拥有亿万家产的有钱人却过着空前未有的豪华生活。”^①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

德莱塞在《珍妮姑娘》中用鲜明的艺术形象相当出色地反映了这一特征。他既写了吹制玻璃的老工人葛哈德及其一家人贫病交迫、孤苦无告的境况，也写了骄奢淫逸、炙手可热的资产阶级政客、富翁白兰德、雷斯脱之流的生活，两者对照之下，确实令人怵目惊心地看着资本主义国家尖锐的社会矛盾。

小说着重描写了珍妮姑娘悲惨的遭遇。女主人公——珍妮，起先是青年参议员白兰德的情妇，后来又成为富商纨绔子弟雷斯脱的情妇，注定了她必然要得到含垢忍辱和苦难深重的命运。看到情节的骤变，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结论：产生珍妮这一悲剧的世界，是不公正和惨无人道的。——在这里，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

德莱塞在艺术上塑造人物性格，往往具有相当感人的力量。在他栩栩如生的描绘下，老工人葛哈德的诚实、勤恳、耿直和贫贱不可移的气节，令人读后肃然起敬。至于资产阶级政客、富商之流荒淫无度、寡廉鲜耻的生活，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参议员白兰德从外表来看可谓温文尔雅，道貌岸然，但他骨子里却是一个恬不知耻和缺德透顶的伪君子。雷斯脱及其整个家族，同样是伤天害理、灵魂丑恶、崇拜金元的无耻之徒。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爱财如命的罪恶之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①

这里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因此，当口是心非的雷斯脱煞有介事地跟天真无邪的珍妮吐露自己心曲的时候，总是好象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演滑稽戏，简直虚伪透顶，令人憎恶。

另一方面，德莱塞在小说中却感人至深地写出了珍妮的勤劳、纯洁、真挚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性格，写出了她的道德品格远远地凌驾于那些衣冠禽兽之上。特别是德莱塞饱含着无限同情，写出了年轻的珍妮一生中极其悲惨的命运：她忠于贫病煎迫中的德国移民的父母——葛哈德夫妇，她忠于头一个情夫留下的那个弃儿——味丝搭，同样，她忠于遗弃了她、但在临终前似乎又回心转意的那个负心汉——雷斯脱。由于作者写得真切动人，人们读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者——弱女子的悲惨结局，禁不住都要流下同情之泪。但由于德莱塞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不免流露出悲观主义色彩。尽管如此，德莱塞的文学创作生涯毕竟是从《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开始的，说明他从那时起就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而预示着他的文学创作将在现代美国文坛上大放异彩。

潘庆龄

一九七九年八月

珍妮姑娘

188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俄亥俄州科倫坡市的大旅館里，到帳房的写字台面前，問他旅館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那妇人生着一副綿軟多肉的体格，一張坦率开誠的面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大落落的柔順眼睛，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縮在后边，眼睛不敢对面前正視，这种神情是誰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有一种含有詩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結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貧穷正在逼迫她們。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連那帳房也受感动了。

“你要做怎么样的活？”他問。

“也許你們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見这句话，就觉得不适宜地轉动起身子来，并不是因为她不耐煩做活，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們貧穷到了不得不做活。那帳房倒有些俠气，他看見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心里不免动怜。看那女儿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就

可見得她們的境遇确实困苦了。

“請呆一会儿，”他說了，就走进背后一間办公室，去叫女管事长出来。

旅館里的工作是有的。因为常雇的扫地婆子走了，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没有打扫。

“那是她的女儿嗎？”女管事长問，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見她們。

“是的，我想总是的。”

“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如果她要来的話。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忙吧？”

“你去見管事长去，”帳房回到写字台旁边来欣然的說。“就打那儿过去”——指着近旁的一个門。“她会給你安排的。”

上述这小小的一幕，可以說是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一家悲劇的頂点。原来威廉·葛哈德的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級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看着他的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光靠幸运吹来給他的那一点东西維持生活。他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西巴軒——他的同伴們把它叫做巴斯的——在本地一个貨車制造家那里做艺徒，每禮拜只有四塊錢的收入。最大的女儿珍妮妃甫，年紀已過十八岁，却还不曾有过任何工作的訓練。其他的孩子，乔其十四岁，馬大十二岁，威廉十岁，咪罗尼加八岁，都还年紀太輕，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叫生活問題更难解决罢了。他們所能依靠为生的，主要是一所住宅，虽然已經为了一笔六百塊錢的借款押給人家，总还算是他們父亲的财产。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債，为的是他积下的錢足够买这所房子，却还要扩充三个房間和一个門廊，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順，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

点点儲蓄用得精光，就連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葛哈德弄得一筹莫展，医生的診費，房子的利錢，还有欠肉店的，欠餅店的，虽則人家曉得他誠实可靠，随他拖欠，可是后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这种种的心事放在他的心上，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一时难好。

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軟弱无能的人，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有多少就洗多少，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們穿衣服，燒飯，打发他們上学，給他們縫縫补补，还得服侍丈夫，还得偶然抽出点时间来掉掉眼泪。旧店家賒不动东西，她又常得去找較远的新店家，先拿一点現錢起个賬，賒貨度日，直到那店家受人警告，不肯再賒給她，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湯玉米粥，再沒有別的东西，就整整的吃过一禮拜。玉米粉做羹，是聊胜于无的吃法，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們最近似奢侈的食品，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煤是他們拿着桶子和籃子从附近鐵路站場的軌道网里檢来的。木柴也用同样方法从附近的木料場里拾得来。这样的，他們一天天捱过日子，一徑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将近，葛哈德就开始觉得絕望了。

“我得馬上跳出这一种境地才好，”这是那頑强的德国人常常要說的一句話儿，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勁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虛弱的表現。

真是禍不单行，剛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一連好几天，大家都当她要死的。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只是守着她，不住的替她祈禱。爱温吉医生純然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来一趟，給那孩子認真的診察。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給

她安慰。他們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帶到她家里来。他們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那葛婆子好象馬上就要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一徑悲悲切切的在那小床边守着。三天之后，危險是过去了，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西巴軒的工資都已經用来买药。只有煤一項是可自由去拾的，但是孩子們也已經有好几次从鐵路站場被赶回来。葛婆子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絕望之余，方才想起这个旅館来。現在她得到这个机会，真是奇迹。

“你要多少工錢？”女管事問她。

葛婆子想不到这是可以由她自己說的，可是她既有需要，也就胆壮起来。

“一块錢一天不太多嗎？”

“不多，”管事說；“这儿每礼拜大概只有三天的活。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做得完的。”

“很好，”葛婆子說。“今天就开头嗎？”

“好的；現在你跟我来吧，我指給你看那些洗擦的家伙放在什么地方。”

她們这么草草被介紹进来的是当时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館。科倫坡是本州的首府，人口有五万，来往的旅客也多，确是經營旅館业的一个好地点，年来的情况又有进境，至少科倫坡的居民要以此自豪。这旅館是个五层的建筑，規模很宏大，坐落在中央廣場的一隅，議事厅和大店鋪都在那里。旅館里的接待室很大，而且新近重新裝飾过。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一徑都光耀夺目。有一張龐大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黃銅做的橫条。旁边有很惹眼的一角，专設一个卖報紙和烟卷的柜台。楼梯拐弯的地方，就是帳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的所

在，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新式的煤气灯装饰着。从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可以看见附设的理发室，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门外经常有两三部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开行的时刻来来往往。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治和社会的第一流人物所住的。有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固定的住所。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科伦坡来，总在这里开着有会客室的房间。其中有一个，参议员白兰德，旅馆主人差不多当他是永久的顾客，因为他是本城人，而且是个没有家的独身汉。其他较暂的住客，则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造成这个万花筒式世界的繁华和热闹。

当时母女两人突然投入这个光辉灿烂的境界，就感觉到无限惊惶。她们生怕要闯祸，始终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她们正在扫除的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穿堂，在她们看来简直同王宫一般华丽；她们眼睛不敢仰视，说话用极低的声音。及到去擦阶台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就都得拿出勇气来，为的那母亲过分畏怯，那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很害臊。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人们有的在闲坐，有的在吸烟，不断的进进出出，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

“这里不顶漂亮吗？”珍妮妃甫低声的说，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觉得不安起来。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其时她正跪在地上，勤勤勉勉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

“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不是？”

“是的，”她的母亲说。“不要忘记这些小角儿里也要擦的。”

看你漏了多少地方了。”

珍妮听了很委屈，但仍旧认真地干活，使劲地磨擦，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

那母女俩辛勤劳苦，从楼上一路工作下来，一直工作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客厅都灯烛辉煌，其时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

经过大旋门，从外面寒冷的世界进来一个魁梧杰出的中年绅士，他那缎子的帽子，宽敞的军用斗篷，在一群闲荡人中立刻显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脸面属于黝黑而庄严的一型，但是线条开朗，显得是富于同情；他那闪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蓬茸的眉毛掩盖着。他打写字台旁边经过，捡起预先给他放出的钥匙，就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他看见那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蔼然的挥着手，等于说，“不消回避。”

可是那个女儿已经站起来，接触着他的视线，她那惶恐的眼光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

他鞠了个躬，欣然的微笑了。

“你不必劳驾，”他说。

珍妮只微微的一笑。

他走到了楼梯顶，禁不住又回过头来侧眼看了看，这才看清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支发辫。他又看出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叹赏她的嘴和她那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祈求的那一种幸福。他看过了这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迷人的体态，已经印在他脑海

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人就是青年议员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很漂亮吗？”过了会儿珍妮说。

“是的，很漂亮，”她的母亲说。

“他还拿着根金头的手杖。”

“人家走过的时候你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贤明地告诫她。“这是不象样儿的。”

“我没有瞪眼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

“好吧，你总别去注意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要不乐意的。”

珍妮又默默的工作起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的官感起了作用了。她对于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实在不能不听它。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餐室，听那里盘碟琳琅，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所常有的那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弥漫在那个地方。这就在那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年华正富，贫穷还不能拿忧虑去充塞她那青年的心。她无时不在勤奋地擦着，有时忘却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魅惑人，深愿自己也得占有其中的一份。

到五点半钟，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对她们说可以走了。她俩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放好洗擦的工具，就急忙动身回家。至少是那个母亲，她想起了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做，自然觉得高兴。

路上经过几座漂亮的房屋，珍妮心中就又触起日间因见旅

館中的新奇生活而萌動的那種朦朧的情緒。

“有錢不很適意嗎？”她說。

“是啊，”她的母親回答說，當時她正想着害病的味羅尼加。

“你看見旅館里多麼大一間飯廳嗎？”

“看見的。”

她們經過一些低矮的草房，在零落的枯葉里走着。

“我巴不得咱們也有錢，”珍妮象是自言自語的說。

“我可不知道怎樣才好呢，”她的母親嘆了一口長氣說。“我不相信家里還有一點東西可吃的。”

“咱們再去看看包門先生吧，”珍妮大聲的說，因為她那天生的同情心又被她母親的絕望聲音喚起了。

“你想他還肯相信咱們嗎？”

“咱們去對他講明咱們在什麼地方工作。我會去對他講的。”

“好吧，”她的母親疲倦地說。

離開她們的家兩段街坊的地方有一家燈光昏暗的小雜貨店，她們怯生生的冒險走進去。葛婆子正要開口，可是珍妮搶先說了。

“今兒晚上您肯給我們一點麵包和咸肉嗎？我們這會兒在科倫坡大旅館做工。禮拜六一准給您錢。”

“是的，”葛婆子補充說，“我現在有事兒做了。”

包門是她們家里還沒有病人也還不覺得困苦的時候跟他們做生意好久了的，所以知道她們說的是實話。

“你們在那兒做工多久了？”他問。

“剛剛今兒下午。”

“您總知道的，葛奶奶，”他說，“我是怎麼個景況。並不是我不肯。葛先生是沒有錯兒的，可是我自己也勞。日子又艱難，”他